



日瓦戈
医 生



014059872

I512.45
198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日瓦戈医生

[苏]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 著

黄燕德 | 译



I512.45
198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477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瓦戈医生 / (苏) 帕斯捷尔纳克著; 黄燕德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01-08827-3

I. ①日… II. ①帕…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3760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插页

字数: 430千字

定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导 读

如果你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将经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变革：昨天还是沙皇统治，今天就是资产阶级政权上台，数月后布尔什维克又将资产阶级政府推翻，然后白卫军复辟，接着又被消灭——接下来是新经济时期，全部有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改造。在“肃反”运动中，你的朋友和邻居接二连三地被抓走，你不相信他们真的是外国间谍，但他们还是被直接枪毙，或者运气好关进劳改营，暂时留条活命……在这样的动荡和恐惧中，你一定会惊疑俄罗斯人（尤其是身单力薄的知识分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公尤里·日瓦戈和他身边的亲朋正是这样一群俄罗斯人，而日瓦戈的经历也正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真实写照，所以当这部作品在意大利初版时，被归入了“半自传体”小说的行列。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于1890年莫斯科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俄罗斯著名画家，曾给托尔斯泰的小说配图，十月革命后，还负责给列宁画像；母亲则是全莫斯科闻名的天才女钢琴家。不难想象帕

斯捷尔纳克的童年，家中那满满的艺术气息，来访的客人中有托尔斯泰、里尔克、钢琴家斯克里亚宾……在这样的艺术熏陶中，帕斯捷尔纳克自然而然开始写作，创作诗歌和散文，而他又充分得到了父母亲优秀的艺术基因，使得他的文学作品终有一天为全世界所首肯。

1908年，帕斯捷尔纳克中学毕业。时值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位，封建制度已是强弩之末，各地罢工、暴动不断。年轻的帕斯捷尔纳克同情革命，热爱新的事物，因此没有选择进入艺术学院深造，而是去了法律系。完成大学学业后，他去往德国马尔堡大学研修哲学。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敌对国公民，鲍里斯回到了莫斯科，在一家工厂里做财务管理，又做过一段时间家庭教师。这期间，他结交了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在内俄罗斯最优秀的诗人们。

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工人和哗变的士兵合力推翻了沙皇。但代表底层群众的布尔什维克（俄文：多数派）未能及时掌权，苏维埃（俄文：代表会议）内部也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主导，因此制度变革后，俄罗斯的当权者转为权贵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治下的俄罗斯甚至不如沙皇时期，社会动荡，混乱不堪。

同年11月7日（俄历10月24日），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并成立苏维埃政府。效忠沙皇的旧军队、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武装势力和其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力量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反对十月革命，南部地区邓尼金白军、东部盘踞西伯利亚地区的高尔察克军严重威胁苏维埃政权，莫斯科实行战时经济政策，迅速组织地方力量，与复辟武装作战，终逐个击破，于1921年控制俄罗斯全境。

十月革命胜利后，帕斯捷尔纳克凭证列席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受托编写《列宁的国外岁月》。1927年因不愿受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扩大的人民运动的限制，他退出左翼文艺阵线。在其后二十年的知识分子改造和“大清洗”中，他的好友们相继死于饥荒、战

争、自杀，或被秘密逮捕审判、流放到“古拉格”（劳改营）、被驱逐流亡海外。其中包括挚友曼杰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皮利尼亚克、马雅可夫斯基、亚什维利等。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并未被逮捕或流放，但他频繁在公开场合下批评政府，作品中表现出对于个人崇拜的反感，致使他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不断被禁言、遭打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遣往战地做随军记者。亲历战场使他极为震动，同时也激发出了多年压抑的情感和思考。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政治宽松，他开始着手写作《日瓦戈医生》。带着多年来的痛苦、感慨，对于社会的反思、对逝去友人的追忆，这部小说写作近十年，于1955年最终定稿。此时斯大林刚去世，政治高压和意识形态控制在这一阶段式微，帕斯捷尔纳克将文稿投给了莫斯科的各大出版社，但小说的主旨、所表达的感情和一些作者个人观点被认为有悖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等苏联意识形态根基，经审查后并未予以出版。之后又相继发生匈牙利、波兰暴动，作品在国内出版更无可能。因此，帕斯捷尔纳克将手稿交于意大利出版商。

1957年，这部“偷渡”作品的意大利语译本于米兰问世，第一版发行当日即告售罄。苏联作协多次要求停止出版无果后，《日瓦戈医生》以雨后春笋之势于英、法、美等全世界多个国家相继出版，立即轰动“西方世界”。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对现代抒情诗歌以及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做出的杰出贡献”。帕斯捷尔纳克获悉得奖的消息，当即回电致意：“极其感激，感动，骄傲，惊讶，羞愧。”

当时美苏冷战正剑拔弩张，《日瓦戈医生》于西方出版引发苏维埃当局极大不安。此时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像是一枚引信，立刻触发苏联当局的敏感神经。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攻击旷日持久，从公开批判到煽动群众报复，甚至人身威胁，声称要将他驱逐出境。帕斯捷尔

纳克对此无法承受，致电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委员会，自愿放弃奖项：

“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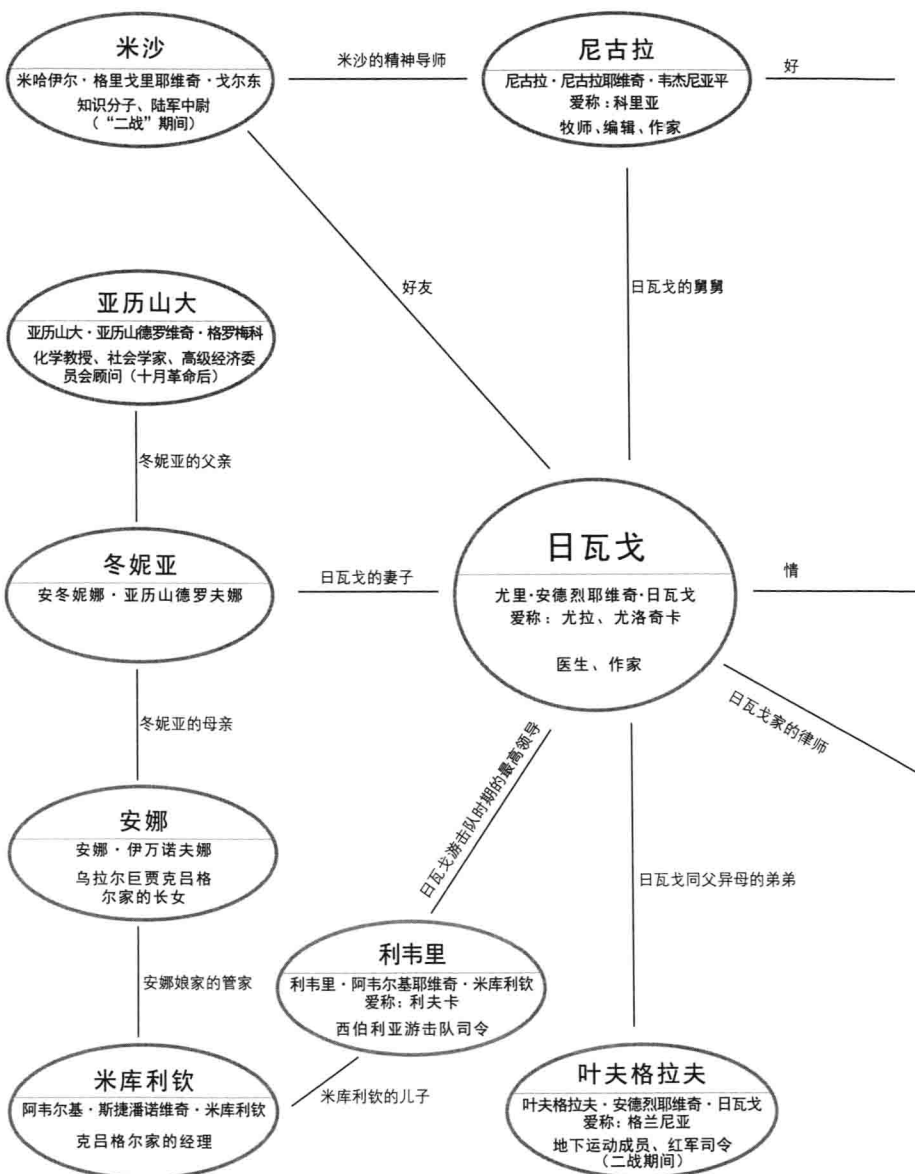
他在孤独与痛苦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于1960年5月30日在家中去世。在他死后的二十五年，作品仍然受到限制，直到1986年苏联作协才为这位“托尔斯泰以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继承者”恢复名誉，《日瓦戈医生》终于在苏联国内正式解禁，准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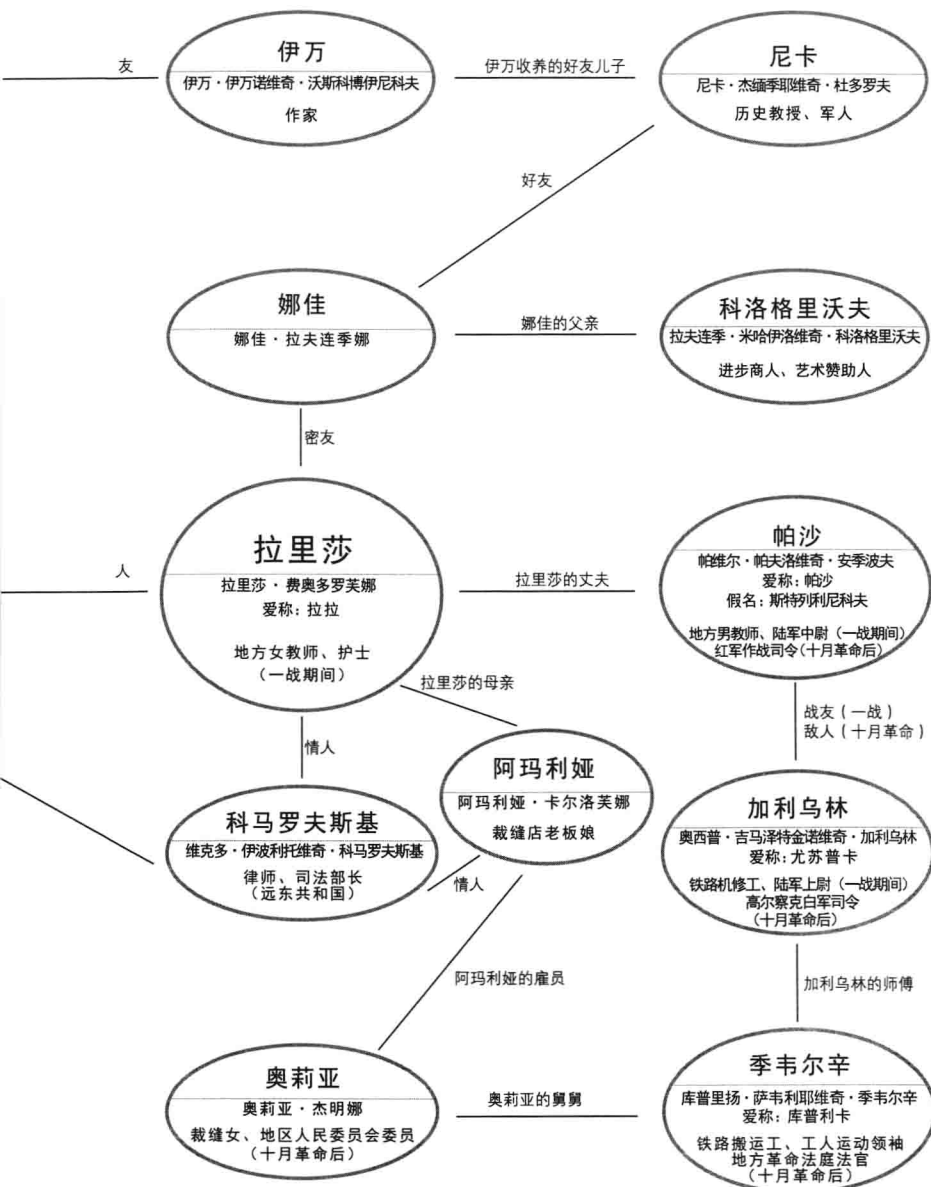
1989年12月10日，帕斯捷尔纳克之子叶夫根尼赴瑞典斯德哥尔摩代其父亲参加迟到三十一年之久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并代其领奖。典礼上，当世最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流亡俄罗斯人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演奏了巴赫D小调大提琴独奏曲《萨拉班德》，其乐深沉、悲怆，到场者但凡读过《日瓦戈医生》，便会忆起故事中的种种场景，无不动容。

事实上日瓦戈医生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并成为了“某一类人”的代名词——他们不是英雄，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极端状况下的抉择中，呈现出不惧世俗的真诚、善良、纯真，总令人处于困境而不至于绝望，总能奋起一些执着和信念。

1959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次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啊，
我是杀人犯，还是恶棍？
我仅仅是让全世界
都为我的家乡俄罗斯的美丽哭泣。





目录

第一章 下午五点，特快列车	001	第十章 沿着西伯利亚最老的公路	262
第二章 另一个世界的女孩	017	第十一章 林中兄弟	281
第三章 去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	055	第十二章 撒哈拉的花楸树	300
第四章 这一刻终于来临	079	第十三章 有雕像的房子对面	319
第五章 再见吧，旧时代	112	第十四章 重回瓦雷金诺	355
第六章 莫斯科扎营	142	第十五章 落幕	394
第七章 到乌拉尔去	179	第十六章 续章	426
第八章 平安到达老家	216	第十七章 尤里·日瓦戈诗作廿五首	440
第九章 瓦雷金诺的好日子	237		

第一章

下午五点，特快列车

送殡的队伍一面唱着《永恒的安息》，一面继续前进。当歌声偶尔停止时，他们的脚步声、马蹄声和阵阵的风声似乎依然在唱着歌。

旁观的人们让路给出殡的行列，一面数着花圈，在胸前画着十字。有些人好奇地走过来问道：“是谁家出殡啊？”“日瓦戈。”有人答道。“哦！怪不得，怪不得！”“但不是他，是他太太。”“唉，还不是一样。愿她的灵魂安息。这真是一场体面的丧礼。”

与亲人在一起的最后时刻一分一秒地消逝，永远不再回来。“上主和他的大地，以及所有居于地上的一切。”牧师念完告别词，画着十字，同时抓了一把泥土撒在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的遗体上。人们又唱了一遍《义人之魂》，然后一阵吓人的忙乱开始了：掩上棺盖，钉牢，放入墓穴，四把铲子雨点一般把泥土填进墓穴，很快就筑好了坟堆。一个十岁的男孩爬上坟堆。唯有葬礼之盛大逐渐引发感觉迟缓和心神恍惚才会产生这样的印象：男孩似乎要透过墓穴，和他的母亲说话。

男孩抬起头，从他那突矗的位置失神地扫了眼萧瑟的秋色和修道院的圆顶。他伸长脖子，鼻梁高翘的脸孔不住抽动。假如一只幼狼这个样子，谁都知道它就要嗥叫了。男孩用双手掩着脸，一阵阵啜泣。冷风刮过，把冰冷的雨点浇到他的手上和脸上。一个穿着窄袖黑衣的男人走向坟前。他是死者的弟弟、男孩的舅舅，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原本是个神父，后来由于自己的请求又还了俗。

他走到男孩跟前，把他带出坟场。

当天晚上，他们住在修道院里。尼古拉舅舅以前便是这修道院的神父，修道院特别给他腾出一个房间。这一晚正是圣母进堂节的前夕。第二天他们就要南下前往伏尔加河上的一个城镇，尼古拉舅舅在那里的一家进步出版社做事。他们已经买好车票，行李也收拾妥当，放在房间里。车站距离修道院不远，他们在这里可以隐约地听到火车头喘息的声音。

夜里，天气变得异常寒冷。房里的两扇窗子开得离地面很近。透过窗子望出去，外面是一角已经荒废了的菜圃、一段冰注散列的大路和埋葬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的墓园一隅。菜圃里除了挨着墙边的一些矮刺槐和几棵冻得萎缩发青的包心菜外，什么也没有。每一阵风吹过，那些叶子剥落净尽的矮刺槐就着了魔似的飞舞，而后又俯伏在路边。

半夜里，那男孩尤拉因为窗上的一阵敲击声惊醒。黑暗的房间被神秘刺眼的白光照亮了。他只披了件衬衫，跑到窗前，把脸孔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除了纷飞的大风雪之外，外面什么也看不见，既看不见坟地、道路，也看不见菜圃。大风雪像是故意冲着尤拉施展它的威力，它咆哮着、吼叫着，竭尽所能地吓唬着他。那无垠的白布在空中翻滚着，向大地直倾而下，覆盖了一切。风雪独霸整个世界，其他的東西都消失了。

尤拉翻下窗台，脑中第一个念头就是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去做点什么。他害怕那几行包心菜被埋得太深，再也没有人能把它们挖出来；他害怕母亲要沉入地底，离他愈来愈远。

但结果他还是哭泣着停下来。舅舅醒了，同他说了一阵主啊耶稣基督，并努力安慰他。此后舅舅站在窗前沉思，打着哈欠。天快亮

了，他们穿上衣服。

母亲尚未告别尘世的时候，尤拉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早已遗弃了他们母子，独自在西伯利亚和外国过着放荡荒淫的生活，把家产挥霍一空。他常常听到的说法是他的父亲到彼得堡去做生意，或是参加通常在依尔比特举行的商品展览会去了。

他的母亲老是疾病缠身。当她得知自己染上肺结核后，经常前往法国南部或意大利北部疗养。尤拉和她去过两次，但他通常是被留在家里，托陌生人照顾，并且每次都托给不同的人。尤拉逐渐习惯了这种场景混乱、不断有神秘事故出现的生活，因此对于父亲的离家，也就觉得理所当然了。

他记得当他还很小的时候，有很多事物都冠着他家的姓氏。那时有一家日瓦戈工厂，一家日瓦戈银行，好几座日瓦戈大楼，还有一种日瓦戈领带夹，甚至有一种叫做日瓦戈的糖酒蛋糕。而且，曾经有一个时期，在莫斯科只要你对赶雪橇的车夫说一声“日瓦戈”，那就如同说“到传说中的金银城去”，他自然会把你载进一个神话般的世界，把你送进一个广阔而幽静的林泉之所。栖息在松林中的乌鸦抖落积雪，它们的聒噪引起阵阵仿佛树枝断折的回响。纯种狗成群地从新房前的空地上越过大路奔驰而来。再往前去，一盏盏灯火闪现在逐渐苍茫的暮色中。

然后，突然之间一切都消失了。他们穷了。

一九〇三年夏季，有一天尤拉和他的舅舅尼古拉坐着一辆双马敞篷车穿过田野，他们去探访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一名教师和普及性读物作者。他住在杜普梁卡，这庄园是绸缎商、热心的艺术投资人科洛格里沃夫的财产。

这天正赶上喀山圣母节，也是收割小麦的农忙季节，但不知是因为节日，还是因为中午休息，田野中竟一个人也看不见。在高张的火伞下，那些收割了一半的田地，就像剃了一半的犯人头。飞鸟在空中盘旋，被沉重的穗子压弯的小麦静立在炎阳下。远方，收割过的麦田上，排列着一捆捆整齐的麦秆。如果你长久地凝视它们，就会产生错

觉，仿佛它们是会动的，如同沿着地平线走动记录的土地测量员。

“这些田地是谁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问帕维尔。帕维尔是报馆老板的佣人，他斜坐在马车的驾驶座上，耸着肩膀叠着腿，一看就知道是个不善驾驶马车的人。“是地主的还是佃农的？”

“这一边都是老爷的，”帕维尔抽着烟，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用鞭柄指着另一个方向说，“那边才是佃农的——嗨呵！走吧！”他吆喝着马，像工程师注视压力计似的注视着马的尾巴和腰部。那两匹马正如天下所有的马，套在车轭上的那匹老老实实在地拖着车，那匹没有上套的则天鹅似的伸长脖子，像个精神萎靡的懒虫，光是和着铃声踏步。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带着沃斯科博伊尼科夫那本讨论土地问题著作的校样，因为当局对于出版审查的尺度渐渐严格，出版社老板要求作者把原著修改一下。

“这里的人愈来愈不像话了，”他对帕维尔说，“附近村子里，一个做买卖的被他们砍了头，县立的传种马厩也被烧掉了，你觉得这些事情怎么样？你们村子里的人怎么谈论这些事情？”

很明显，帕维尔的看法还要悲观些，甚至比那个催促沃斯科博伊尼科夫修改对土地问题的激烈论调的检查官还要悲观。

“给他们怎么说呢？农人被宠坏了——对他们太好了，这是没有用的。给农人一条绳子，上帝知道，他们马上会做出你勒死我我勒死你的事儿来。——嗨呵！走吧！”

这是尤拉第二次和舅舅到杜普梁卡去。他自以为已经认得路，每当田野在眼前展开，又在树林边缘形成一道狭窄的线界时，他就觉得自己认得这地方，路马上要向右转，而且立即就可以看见那十俄里外的科洛格里沃夫庄园，以及在远处闪耀的河水和对岸的火车站了。但每一次他都认错，田野过去还是田野，一片又一片相继隐没在树林后面。这些广阔无边的田野使他觉得自由自在，意态昂扬，使他不住地思前想后，梦想未来。

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成名的书，这时一本都还没有写出来，虽然他的思想已经成形，他却仍然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把那些思想贴切地表达出来。命运已经注定，不久他将跻身于当代的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之列，他将成为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与某些人有着某些

共同关注点、但除了术语之外，又和那些人完全不同的人。那些人，毫无例外地抓紧一套教条（只要抓到字眼和表面的意思便心满意足了），但尼古拉神父却已跳出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继续向前探索着。他热烈地追求一种能激发人的、可捉摸的观念，这观念会在运动中清楚地指出转变的道路，这观念要像闪电或轰雷一样，使儿童或不识之无的人都能领略。他渴望着新的事物。

尤拉喜欢和他的舅舅在一起，他使 he 想起自己的母亲。正像母亲一般，他的心灵在自由中活动，欢迎新奇的东西；他也同样具有高贵的意识，热爱一切有生命的动物；他也有国人的天赋，对任何事物，只要一落眼就能接受；他也能透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它们还没有失去意义和活力之前。

尤拉很高兴舅舅带他去杜普梁卡，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而且还可使他想起母亲，母亲生前酷爱大自然，经常带他到野外散步。

他也希望再看到尼卡·杜多罗夫，虽然尼卡比他大两岁，也许会瞧不起他。尼卡是个小学生，住在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家里。当他和尤拉握手时，总是尽力把胳膊向下压，头垂得很低，然后他的头发就会披下来盖住额头，遮住了他的半边脸。

“‘贫穷问题’之关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着那部改订过的稿件。

“我想‘关键’改为‘要素’比较好些。”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着，动手改正校样。

他们正在被玻璃环绕、半昏暗的阳台上工作。浇花的喷水壶和园艺工具散乱一地，雨衣搭在一张破椅子的靠背上，角落里是糊满泥浆的靴子，靴筒坍在地板上。

“另一方面，出生与死亡的统计数字显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道。

“加一句‘在调查的该年度内’进去吧。”伊万·伊万诺维奇边说，边立刻注明。风从窗隙间吹进来，他们用花岗石当镇纸，压住稿纸。

工作完毕，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立即告辞。

“暴风雨来了，我们要赶快走。”

“没有的事，不许走。我们这就喝茶啦。”

“但是天黑之前我必须赶回城里。”

“不要争啦，我不会让你走的。”

俄式钢茶炉的炭烟从园子里飘进来，把烟草和芥菜花的气味冲淡了。一个女佣端来一盘干酪、浆果和点心，并且告诉他们，帕维尔到河里洗澡去了，同时把马也带去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留了下来。

“趁他们准备茶点，我们到河边去走走。”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

由于他和科洛格里沃夫有交情，科洛格里沃夫把庄园管理人住宅的两个房间让给他住。这住宅和它的小园子位于庄园中一个僻静的角落里，靠近一条布满荆棘的旧路，除了垃圾车偶尔会经过这儿开向充作垃圾坑的荒沟外，早已没有马车行驶了。科洛格里沃夫是个百万富翁，有远见，同情革命，这时正和太太在国外旅行。目前住在这庄园大厦里的，只有他的两个女儿，娜佳和莉帕，此外就是保姆和几个佣人。

一道稠密的黑李子树篱笆把管园人的住宅跟庄园大厦和带人工湖的林园隔开。当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沿着篱笆行走时，成群结队的麻雀不断地从树丛间的小路上飞起来，落在黑李子树丛里，欢快的啁啾声伴随着他们，就像他们的身边有一道在沟渠里淙淙流动着的溪水。

他们走过种花的温室，走过园丁的住宅，和一些石头建筑的遗址，谈论着当时科学界和文艺界的后起之秀。

“不错，是很有一些人才。”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但当下的风气是搞小圈子和各式各样的社团。不论他们服膺的是索洛维约夫、康德还是马克思，团体总是庸才们的庇护所。只有独自探索的个人才可能求得真理，否则无法摒弃那些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事物值得我们信仰呢？事实上少得很！我认为一个人应当忠于不朽，那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更为有力的形式。人必须对不朽忠诚——对基督忠诚！啊，你又翘鼻子了，可怜的人，你一点都不明白。”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哼了一声。这个瘦削、金发、像鳕鱼一样不安的人，胡子看上去有点像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时常用手捋一捋胡髭，同时不断地搓捻须端，“当然，我没的话说。你知道我对这类事情观点相当不同。可是，既然我们谈到了，你就说一说，当他们褫夺你的神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我敢打赌，你一定很怕他们要开除你的教籍，是吧？”

“你想转移话题。不过，也不要紧……开除我的教籍？没有，教会取消这种规矩了。不过脱离神职的确是很扫兴的，而且还连带一些后果。比方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能干公务人员，禁止前往莫斯科或彼得堡。但是，这些又有什么关系？我始终认为，人必须对基督忠诚。我来说明这个道理。你所不懂的是，一个人可以是个无神论者，可以否定上帝存在，而仍然相信人并非自生自灭，而是生活在历史中。他依然可以相信，就像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从耶稣基督开始。他依然可以相信，基督的福音是历史的根源。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呢？历史是若干世纪以来对死亡之谜有系统的探索，并且一直在希望克服死亡。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发现了数学上的无限大和物理上的电磁波，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人类才创作交响乐。假如没有某一种信仰，你就无法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如果没有信仰，你就不可能有更多的发现。信仰的基本要素写在《福音书》中，那是什么呢？首先，爱你的邻人，这是生命活力的最高表现。这种爱一旦充满了人的心灵以后，必定会洋溢着泛爱众人的情感。再就是现代人的两个基本理想，作为现代人，没有这两种理想是不堪想象的：自由人格以及把生命看作一种牺牲的观念。你不要小看它们，这两种观念直到现在还是新颖的。远古是没有这种观念的，远古只有流血、兽性、残酷和罗马的麻脸暴君——他们不懂得奴隶制度是多么的卑鄙。不错，远古也曾留下使人类骄傲的铜碑和大理石柱子。但是，在基督降世之前，时间和人类都不能自由呼吸。一直到基督降临以后，人类才开始为未来而活着，不必再像狗一般死在壕沟里——而是死在家中。历史上，当克服死亡的努力在全力进行时，每个人也在分担这项工作中死去。噢！我太激动了，是不是？不过也许我是白说的吧？”

“亲爱的朋友，你谈到形而上学去了。我的医生可不让我谈形而